

高行健的「台灣文化之旅」

◎ 彭瑞金



圖 47 高行健來台訪問。人物由右至左：黃武忠、楊宣勤、高行健、西 零、彭瑞金、鄭炯明。
(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)

公元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，於9月下旬，應行政院文建會之邀來台，進行為期兩週的文化訪問。這是高行健得獎後第二次來台，他曾於年初來台擔任台北市駐市作家，掀起諾貝爾文學獎的討論風潮，造成一陣文學旋風。高行健出生於中國，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八年，離開中國後定居於法國，天安門六四事件後，決定不再回去，選擇流亡，得獎時已加入法國籍。雖然是第四位亞洲出生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，卻是以法國人的身分得獎。

高行健再度來台的目的是接受

文建會安排的「台灣文學之旅」。得獎前曾來過台灣好幾次的高行健，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注意，得獎後來台造成旋風。也許高行健公開宣布自中國流亡，宣稱自己的作品已失去「中國情調」，令中國方面覺得尷尬，對他的得獎顯得十分冷淡。相形之下，台灣給他的溫情、溫暖，讓他脫口而出，台灣已成為他的「故鄉」。

文建會提供演出經費補助，由他本人將其劇作《八月雪》編導演出。高行健此行已擇定和台灣戲曲專校合作，也經由密集的評選程序，選定主要演員及音樂、服裝、

燈光等負責人，於2002年底演出。高行健表示，在台灣演出的《八月雪》，不是歌劇、不是話劇、也不是舞劇，而是三者兼具，突顯他在藝術創作上的實驗精神。高行健同時透露，《八月雪》也獲得法國馬賽市政府的支持，將於2003年擴大為歌劇版在馬賽演出，馬賽市政府也將2003年定為「高行健年」。

走出台北，進入民間，讓高行健接觸台灣的民間藝術、民間生活文化，親近有台灣泥土氣息的本土作家，是文建會安排此行的主要目的。除了走訪南北各地的民間藝文活動、藝人之外，分別在宜蘭、台中、台南；就台灣東北、中、南部安排具台灣本土性的三位作家，和高行健面對面對談文學。

宜蘭的對談，由宜蘭出生的黃春明和他談「作家的心靈之路」，重點放在交換兩人的小說創作經驗，文學心路歷程的心靈交流。兩人是完全不同型態的小說家，高行健強調他的文學是冷的文學，作家是旁觀者，也不眷戀土地，最自在的就是像鳥兒飛行的狀態，不是問鳥兒飛到哪裡？不過，兩人還是在文學作品都在探觸人性方面，找到共同的文學語言。

在參觀過正在苗栗大湖山區的《寒夜》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拍攝現場之後，高行健和李喬在台中港區藝術中心對談

「創作的靈山」。兩人從小說改編戲劇的經驗談起，主要是談語言的問題。李喬對台灣的文壇，特別是以台北為中心的迷戀文字、玩弄語言的現象，深感不以為然。高行健隨後註解說，他和李喬一樣，都主張要用「活的語言」寫作，強調好作家都用自身作家時代的語言創作，依據活的語言產生文學交流。

在南台灣的對談，則由葉石濤和他以「土地、人民與流亡」為主題。「沒有土地，哪有文學？」台灣作家應該回到乳與蜜流瀉的美麗大地上創作，一向是葉石濤高聲呼喊的文學主張。高行健雖說，他欣賞葉老「作家應該只是個旁觀者」的說法，對談仍然對照出他與葉老、與台灣本土作家之間存在著不少觀念上的差距。高行健承認自己的逃亡離不開政治的意義，人雖離不開政治，但他仍避談文革和六四，也無意在文學作品裡重新探索那過去的年代。強烈的「脫中國情」，似乎因對政權的失望，連土地和人民之情也一概摒棄，和葉石濤的文學主張形成強烈對比。

此行儘管行程滿檔，高行健仍然在國立台灣師大、佛光大學舉行兩場演講，也和被提名角逐諾貝爾文學獎的台灣詩人李魁賢，在公視展開文學、政治、社會三者界限問題的對談。讓高行健全面性地認識台灣的文化和文學。